



問題一：

知識經濟時代所面臨的問題中，陳校長可能忽略了一「知識與自然失衡」的狀況。倘若讓各種自然法則或叢林法則自然發展，勢必會造成不公不義，教育應該提出彌補之道，不能一心只想搶搭知識型的班機或網路的列車。我們不強調菁英教育，但是要信賴菁英教育。菁英教育是一種先鋒的機能，它不是一個普及化的東西，但是絕對重要。何董事長說菁英教育容易形成傲慢，那麼這是一種病態了，是不是？

問題二：

近二十年，社會變遷相當大，要學的東西很多，但在這些變化中，其實也有不變的，譬如人跟土地永遠是相互依存的關係。我們應該要對未來台灣的教育哲學提出建言，因為現在的「教育」跟「學習」已經被割裂了，從教育體系到教育思想都是分裂的。教育哲學

是什麼？在民主時代，我們要提出一種能夠跟社群、環境互動的新觀念，亦須整合社群共同討論，進而出現公共論述的結果。因此除「終身學習」外，「共同學習」也很重要。

何壽川答：

剛才提到「對立」的問題，事實上，我想這個狀況早就存在並且不斷擴大中，所以我們一直說，台灣過去教育的結果是用分數去區分所謂的升學班、放牛班，並沒有把每一個小孩子帶上來，所以造成今天社會價值的偏頗，使得這些孩子必須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。同樣的，在未來競爭激烈的經濟環境裡，一些不能跟上世界潮流的國家，也一定會以別種形式來表現他對趨勢的對立，在文化面如此，在宗教面亦然。現在的戰爭都是來自於意識的衝突，每個地方都不斷地發生對立，因此我認為，若能從教育的觀點，把基層的每個人都提升起來，將能減少衝突的機會，但並不表示它一定會消除。二十一世紀必然非常的兩極化，必須從根本來做調整，於是教育在新紀元裡，絕對是最大的事業。

楊國樞答：

我在文章裡提到，這個社會瀰漫了一種適應取向，這是非常現實的經濟考量，甚至是很短視近利的財富追求，對此我覺得非常憂慮，因為它會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、人的想法，產生極大的影響。我們常說「知識經濟」，這個口號很吸引人，對就業的影響也十分大，所以我擔心它將衝毀大學教育，甚至於教育當局、以及辦教育的人的看法，他們可能嘴巴裡不承認，但實質上的影響甚大。尤其多年來，全球學術界或思想界，都在強調人文科學，也重視人文科學跟社會科學的交融，以及科際整合的問題等等，但是科技的發展如此強而有力，已經形成了一個強調科技知識為主的經濟型態，所以將來好像根本不需要管什麼融合不融合了，也就產生出「科技的傲慢」，轉變至此，似乎人文已無須多做考慮。

陳維昭答：

討論到知識經濟，我很同意楊副院長的觀點：「知識」事實上包括科技、人文各方面的領域，但是一般我們談到知識，就會想到那些能夠對產業發展有貢獻、讓經濟進步的高科

心與我

技。然而，隨著網際網路，我們將能輕易獲得全方位的資訊，所以若僅偏重科技方面的人才培育，顯然大大不足，整個社會所需要的絕對是各方面的人才，因此教育規劃也必須全方位進行。那麼各大學怎麼因應呢？我在文章裡曾經提及，國內外許多大學校長都面臨同樣的困境，而且事實上，很多先進國家因為財務困難，會在大學中經營科學園區、育成中心，他們的問題想必比我們更嚴重，所以這個是舉世關注的焦點。但是究竟如何才能讓科技人本身具有人文素養呢？我看到的是，各大學現在比較重視通識教育的設計，不過單單這樣就行嗎？事實上相當困難。在座很多人都參與這樣的工作，譬如董事長說要從孩子零歲起，便開始注意相關發展，我本來也還想談談大學入學如何考試取才，才不致變成考試引導教學，以從根本解決問題；舉例來說，我以前當醫學院院長時，開始實施小班啟發課的教學，起初相當困難，因為我們的學生習慣坐在教室裡聽講，結束了就回去，一旦要讓他主動去解決問題、帶領他參與共同學習的時候，沒有人知道應該怎麼做，因為他從小就是被填鴨式教育養大的，你要他馬上改變，相當不容易，所以我非常同意整個終生教育的改革，必須從小開始。

黃肇松（主持人）：

我早上接到小孩的電話，他在美國讀書，因為選課的問題，所以跟我商量，順便告訴我，我給他的兩千塊零用錢，他上個月透過網路拿去買股票，結果前天賣掉後賺了七百多塊美金，沒想到昨天又漲了好幾十元，所以他有點後悔太早賣。我不知道該是高興還是悲哀？因為他顯然還未成熟到可以操作股票。所以我跟他講：「你不必炒股票。」他卻說：「你這個老土，五十幾歲還沒有買過股票，我可以幫你厚植財富！」我的意思是，網路世界的確是我們躲也躲不過的，所以教育在二十一世紀該怎麼走呢？假如說完全偏重科技教育，我們可能可以培養出很精銳的科技人才，一夜致富，或者在大公司、國家機器裡服務，將來也只有他們是社會的主導者，不過，其他不具備這樣技能的人，會怎麼樣呢？這群主導者就像中世紀時代的武士，他為貴族、地主或君王服務，其他人則將因為能力差距太大、社會其他的行業也式微，所以只好去當農奴了。或許是我憂慮太多，但也就是因為見到二十一世紀有這樣發展的可能，所以我們才會坐在這裡，討論怎樣改善教育的基礎環境，同時提升品質，否

則，如果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培育出現偏差，因而形成武士階級跟農奴階級，這樣實在令人感傷。黃榮村教授設計的兩場討論，我想我們並不是完全有答案，不過希望能提供大家一些思考的方向，因為這個問題真的值得大家繼續關注、討論下去。